

金

罍

子

金罍子序

劉歆序七畧。三曰諸子。而  
臚為十家。稗官小說家與焉。  
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  
多不足觀。而說日繁盛。不知

三十一

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  
謂諸子十家。可觀者九。說家  
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  
絀不足道。則說與子又似有  
間矣。夫古之工於言者。言

明也。莊周之於道德。韓非  
之於刑名。其瞭然于中者。迫  
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堰  
歟。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  
園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

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  
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固鮮  
所明也。而強言之。故膚而不裏。  
蔓而不根。瀆之如啖木然。久  
矣。夫諸子之屬。而難擇也。又

况虞初者流。又而非雅者乎。  
金罍子者。其書類所謂說家。  
其博而精。辨而正。酣經鬯史。  
聯絡曲折。而出之粹然。過潛夫  
論衡也。遠甚。其命名曰山堂。

隨鈔予懼名之近於詭而不  
知者與街談巷語之書。藥而  
少之故更之曰金罍子。金罍子  
者其號也。或曰子之子金罍子  
也。以為韓莊乎。曰金罍子儒

者也。儒家者流。非子與。以術  
則莊韓非類。以文而曰金罍子  
令莊韓也。予又敢哉。然而有難  
有易。今夫老農之計。困廩而  
大將之料。軍實。此順而易者也。



有善數者焉。隔國而策。禽合  
不爽也。有善兵者焉。望敵而  
揣虛實不爽也。此逆而難者也。  
莊與韓遁其欲言而止。若數  
家儲於易耳。後之儒者。是非

定乎載籍。善敗決乎古今。  
引之也至繁。而要之至當。  
此與隔困望敵而籌者。奚  
以異乎。此金壘子之所為難。  
然均以言其所明。則一也。金

蠶子。上虞人。嘉靖甲辰進士。仕至應天府尹。所居近金蠶山。故稱焉。

萬曆歲丙午

賜進士及第。國子監祭酒前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兼修正史撰述制  
誥會稽陶望齡撰

金田蠻子序

舒子曰。予讀陳京堦先生書。

蓋竊歎古今人心賞之艱遘。

生不同游矣。令人絕無至泣矣。

獨其名存焉。吾從特竊之以私。

自比數。不以相如薰心。則犬子  
更禱之奇。厓合神造。本亦乃乃  
有談至。空賦而乃之。喟然在曰。  
嗟乎。生名乃之。斯人同時。以。  
而稽乎古之。惘也。死乃之。而幾

成千古也。艱矣。奇矣。一日失之。  
少古不易矣。一室失之。四海不  
易矣。不佞敬重。韶而集古文於  
業。已治。如地信陽。歷下。太倉。昆  
山。考先生者。恨生也。晚。備役。

鞭走而少。比壯游漁內而中  
郎之。能者至。報倒也。竊自以  
中原。以儻。我能。以之。生者把  
其臂。歿在。後。至。也。謀。不。日。之。矣  
之。系。必。陳。先生。先生。之。其。潘。予



高則也。不佞故未齒青衿。先生

寔秉三代之遺。至以績悶。湯。

令人飲。至。至。而。不。見。至。班。相。

傳。先生。殆。古。年。石。君。在。流。推。

魯。而。不。文。迄。予。官。延。令。而。先。生。

長君翌在貳之間一編塢予  
曰。步。失。夫。宦。囊。空。室。業。空。是  
耳。詢。至。為。先。夫。在。仍。如。人  
別。系。兔。之。昔。在。南。州。在。也。展  
而。淡。之。若。觴。予。以。海。先。生。之

學有瓊海之浩汗。而一洗于萎  
蕭。習我。都之博雅。而不作于  
種。佻儇譁之態。大率

國。躬。法。先生。若以程秦。詎  
漢。介。之。咲。貌。衣。冠。是。莊。則。壯。地

輩自獲先哲。其有律授經義。  
旁披百家。典經定幾。彰之似  
是。品隲補百代之缺遺。則二  
百餘年。少者有踞先哲之右  
左。而泐之者。仍以有屯。予非

讀先生書。幾先生先生。法法云云。  
而非至所素習之名藩。甚遠  
以先生千古以上人。又幾先生先  
生。儻予知先生。蚤二十年。在。當  
獲左提右挈。必以與我。銘矣。

去矣矣。于于不傷。先生。胡若以

媿之而卒以携之也。然不俊

之卒矣。先生去南州未遠。

其行于陸之在眉睫。在。其

懿訓又溥之在石頰。非有音響

遺絕。玉無比數。至人而為之。  
先生清矣。先生所遺。故曰先生。  
幾十年。而稿幾侵于蠹魚。  
異日而後先生也。推腕于子處。  
先生同時在。先生曰。先生人。則不備。

金華二序  
十一  
于先生。至了日會之而一字  
命之矣。

賜進士第第南昌後學舒曰  
敬書于泰興隻立軒中



金壘子傳

邑後學車任遠謨

壘山陳公者。越之上虞人也。名絳。字用揚。居金壘山麓。因自號云。公幼而岐嶷不凡。爲姚江謝文正所器。稍長。讀書過目輒成誦。爲諸生高等。已嘉靖丁酉。舉於鄉。甲辰成進士。試樂平令。樂平俗故獷悍。每睚眦相殺。公爲解喻。禁絕之。時延禮文學士。與談治理。民始彬彬向風。至若賑歛。歲毀淫祠。具有成績。晉冬。官曹。治器皿。厥事往內供器。輒留中。委積。公知爲宴闈。

所乾沒。請得五日一領所進器。更飾以供。闌賺之。每  
出。遮馬大訴。公不爲撓。歲省縣官錢以萬計。大司空  
吳公鵬以廉幹。獨移牒天官。留任久之。或謂所省緡  
錢。盍疏諸朝。不則以儲公用。公曰。吾不以是博名。且  
謂前官何時論高之。旣轉刑曹正郎。治城旦。書多平  
反。稍戢。卽手一編。佔俾若儒生也。無何。出守彰德。南  
漚。直旱災。躬爲雩禱。雨卽大沛。人謂隨車云。奸民馮  
璜。輩數十人。攻剽推埋。宵數警不寧。悉捕治之。趙王  
府旗校。橫索錢。擾邑里。築戢莫敢不服。吏李天祐者。

藉郡人郭侍郎勢盜出帑銀千餘兩取息公廉治  
干法大忤郭公意量移青州青故懷碑俗公至殫心  
爲理與宋富鄭公比隆當道以材賢特薦者八九上  
竟用郭故格不行僅常調兵備副使居寧前寧前隣  
虜穴而阨全遼勢甚孤危公曰事不避難臣職也遂  
獨身往繕陞墜立營屯間卒乘嚴烽堠日大閱士虜  
聞之氣沮罔敢闖入當是時巡撫王公之誥巡按李  
公輔咸倚公爲長城而公亦籌略有餘地益大肆其  
力於典籍談名理核掌故悉著之於篇稱金罍子益

空惚虎帳間。不廢毫楮。而世有傳而劄記者。莫不驚猶古人。居任五年不遷。尚以前憾云。公處之恬然。芘以外艱歸。其不歸者已十五年矣。服闋。穆廟時用宿望。授江西叅政。已一歲三遷。至左布政使。諸凡節用。釐弊。減火耗。水脚。羨餘銀。亡慮歲省數萬。時謂清廉。廉二伯。前有馮轄。後有陳轄。之謚。餘干縣民。有以銀解者。中途爲同侶所易。啓封皆贗也。民故椎魯。公察其非奸。而銀止三百餘。乃以司吏班銀代償。民洒泣欲以死報。其子惠之心如此。尋擢光祿寺卿。未幾轉

應天府尹而公已倦遊矣。乃乞身而歸。時太宰張公  
瀚疏留之云。秉性剛方。操已潔白。頗得公之槩矣。公  
歸而一意於立言。取所著金壘子。昕旦刪潤。以成全  
書。虞故有西溪湖。於水利最鉅。堙廢者已百餘年。而  
公爲復湖議。精鑿明悉。邑令朱公緄藩得而請於憲  
府。僅復之。然其利於虞亦溥矣。夫公所已試者十不  
得一。而其一足以濟世。如前歷窻蹟是已。所未竟者  
百不售一。而其一足以名世。如所著金壘子是已。當  
公著書時。味不存口。枕不便宵。冥搜玄覽。殆無虛晷。

其言自天地名物之變。禮制政事之繁。上極象緯。中  
盡倫紀。下迨虫魚。皆援証精切。辨論正大。意皆古人  
之所未發。而無一字不根於古。是可以不朽公也夫。  
外史氏曰。余旣傳陳公。則竊嘆虞多名碩。無庸縷舉。  
卽如漢之王仲王。彪炳歷世。血食賢祠。他美固著。夫  
非以論衡最耶。亡論陳公政業。就以論衡繫材較長。  
故應無遜。公沒而未祭于社。何哉。四方嗜公之書者。  
必且翕然企慕之不置。語云。人貌榮名。殆是謂矣。

金壘子凡例

一是書始題山堂隨鈔其稱金壘子者陶石簣太史指也

一舊無銓次隨所錄也今書以子名廼始分爲上中下三篇各敘其世代爲上篇中篇末復別分倫類爲下篇

一篇中非經史子說疑佚弗訂非獨創胸臆弗據其旁證肆引非確有實據弗贅古今不剖之疑未闡之旨問或有發明云者

一、上篇攷訂訛繆。自古今治亂是非得失。以及禮儀。撮其事之博大。義之宏深者。而揚扞之。凡二十卷。

一、中篇。比事述詞。拾遺糾舛。並加攷訂。而儀禮尤詳。第議論視上爲稍略。凡一十二卷。

一、下篇。究古以原其始。攷禮以証其實。譚異而歸于正。多識而覈其詳。內入叢言。凡一十二卷。總三篇。通計四十四卷。

先君雅言。學士大夫。平居無事。宜繹其腹笥。以勒一



家言。卽不爲後世名。庶足托其胸臆。雖仰屋若禱。含  
毫欲腐。亦良快已哉。故此書自筮仕抵遂。初時時涉  
筆不置。然每有新得。輒復劄記。以故藁數易。而業卒  
未竟。晚病風痺。尚日几一編。矻矻窮年。中若猶有未  
自慊然者矣。曩是從傍時請副墨。間亦流布寓內。然  
未廣也已。長兄簿泰興。稍梓一二。以嘗嗜古者。於是  
翕然矜爲十襲之珍。第獲覩鈔本者。惜其未備爾。豈  
苦家貧。逡巡久之。而有不忍其終闕。爰請正於陶太  
史。辱名曰金壘子。以先君嘗讀書金壘山中。且以寓

號而子之云者。若古先儒之立言已也。顧脞錄無次。已辱謀諸車遠之氏曰。昔陸士衡著要覽。自分爲上中下三篇。今書以子名。亦宜臚列而敘焉。旣成秩。敢付之剞劂。以卒先業。嗟乎。卽先君猶尚自以爲未慊乎。然是或稱不朽矣。梓始于萬曆丙午正月二十八日。訖成于八月望日。并紀末云。不肖男陳昱謹識。

金瓶梅子目錄

上篇

卷之一

舜堊蒼梧考實

湘之二妃考實

辯善稱君過稱已

辯臯陶有後

辯君谷臣拜

辯湯七年之旱



湯忠季歷友

仲雍太伯君荆吳

太史據法爭立紂

箕子為武王陳洪範

文王請除炮烙之刑

閔散計免文王難

文王更葬枯骨

辯武王未斬紂頭懸旗

論子卯日不樂 武伐紂卜筮不吉

辯夷齊餓首陽

論夷齊遜國

論比干剖心夷齊窮餓

天與武王九齡

享帝配祖考

天子承天意以王祖考

周公追太王王季

召棠齊槐  
論卜世卜年之誣

鬻爵獄之漸

偃王非行仁義

卷之二

曹沫劫齊桓盟

卞莊管仲為將三北

管仲不薦鮑叔為政

後宮盛色則賢者微女謂既昌斯讒夫進

里革更書斷罍

趙穿弑其君靈公而宣子反無一言

程嬰以死報公孫杵臼

晉衛魯弑君出君

齊慶氏利崔之薄以爲厚魯季氏患叔之厚

以爲薄

齊景公憂死

晉欒懷子

吳負薪者

申包胥救楚復楚

伍子胥伐楚覆楚

越有刑政

越沉西施於江

姦臣不死有二

佞人讒國自讒

趙襄子勝翟

卷之三

春秋重正朔而大一統 春秋獨行於當代

孝經卜其宅兆

君子居喪讀禮

陳子車止殉葬

蟻固守禮

獻公當祭必告爲非禮

女子未嫁以死殉所許之夫論

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母氏之黨

曾子易簣論

柳下惠姬女論

季氏富於周公 孔子正名論 子見南子

夫子自矢道否 孔子稱賜受命而代負殖

原壤孔子幼之舊故 治人以短任人以長



正誦明道

楊氏墨氏

劉向孟子論詩不失孔子之旨

士與君臣有三品 人臣不可以冠  
雖言視君  
不更墓毋爲章子之過

卷之四

人鼠人蛾 文字談及狗者用書以志感

賢者宰邑民化 二子德及飛走

射不可以二心中 操舟馭車無他心

虞市子止闔 跖者大盜備說非六王五霸

荀卿非十二子之說當以韓詩爲正

荀卿談治法無貳後王

孔子不答魯大夫練而牀之間荀卿以爲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卷之五

智伯以術自中

豫讓非國士

讓亦未得以衆人報范中行氏

豫讓論在史黯之對趙簡子韓非之和氏篇

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

滑稽傳真西門豹爲弗倫 吳起出妻殺妻

名將不貪財

齊鄒忌毀田忌

秦孝公徙木之賞何名爲信

蘇秦建立祗足誇嫂婦 孟嘗君受諫

知君不用公息忌之言

淳于髡之言與呂不韋之論不異

卷之六

鄒衍說行則樂毅奔趙 田單興齊厥功甚偉

莒太史終身不覩君王后

有爲尚功之言者

樂毅袁渙可爲不忘舊君

老臣謀國長慮

或問趙澠池之會何如 秦白起最多殺人

李斯諫秦逐客而以客害非

茅焦忠諫 茅童公非真明君親之倫

秦焚書坑儒非起於李斯

秦廟號其最近古 此道萬古流行

秦士可殺不可辱

秦法令無如后世嚴酷

秦亡貫盈於阿房宮

秦詔復瑯琊十二歲驪邑雲陽皆復不享十  
歲

卷之七

高帝毋媪夢與神遇

帝咸陽縱觀之言以此始亦以此終

劉項始事觀成敗 沛公見羽鴻門

燒絕棧道 王陵不及爲徐庶

良將制勝豈一端

漢王詐漢使者

項伯勸羽毋殺太公

項羽殺義帝

蕭何治未央宮

陳平秘計

冒頓取所愛閼氏奉隣國之請

高祖殺丁公

偶語封雍齒

四皓非王佐材

胡頤庵跋四皓圖

三老兩生

漢四百年大綱正二人之力

三老功蓋天下萬世

陸賈新語

蕭何多買田宅

信與陳豨合謀反辨

呂后殺三功臣

大風思猛士

高帝察守尉無罪

陳平計囚樊噲亡死

卷之八

程子過望陳平

張良辟穀避世

漢君臣不爲三代

求臣猶是求女

左袒右袒論

麗寄給祿誼存君親

文帝除秘視官

文帝后厯見仁宗

文帝不相竇廣國

張武金錢

賈誼鵬賦

與人主言不可不深長思

申屠嘉事業俊偉

文帝能容申屠嘉周亞夫申屠嘉剛義守節

殺鼂錯以謝七國 吳王不許田祿伯

孝景殺周亞夫 辨郅都非酷吏

西漢酷吏論 郅都田延年名註酷吏傳

政之寬猛附諸人性 賊吏媚妻

當官計吏曰清曰廉 武帝對繼毋如毋議

卷之九

董仲舒策推春秋大一統之義



復徵賢良文學弘對稱旨

轅固以治詩被徵至武帝復以賢良徵

董仲舒請立相記室書

知文亦易牙之知味

公孫弘張湯性行相似

班史徵意 張湯有後

湯毋要是剛悻婦人

衛青二事可紀

漢李廣以簡易治軍

汲黯爲淮陽太守

田蚡奉邑食郇

孝謹之衰目石慶始

武帝知多欲不宜君國子民

武帝尤信越巫

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

武帝託後嗣於霍光金日磾

雋不疑斷黃犢車男子事

卷之十

魏相因許伯白去副封

長民者毋鄙夷其民之心則渤海之盜可爲  
良民桐鄉之民可爲子孫

宣帝鴻臣不逮光武 趙克國屯田

丙吉不以醉飽之失去士

陳萬年教子以調 蕭望之褊心爲戾

望之何獨不置延壽

黠學黃老望之儒者表見不同乃反如是

蓋寬饒封事 孝宣殺趙蓋韓楊

惓死亦自有取 定國不能爲釋之之守法

民自以不寃則固有寃者

廣德賈欽永餘智

瑟操王昭君考

漢東平王土疏求書

王商更欲納女爲援

漢魏議獄三事相類

谷永喪失本心

班史乖是非之評

不當奔者闕一人

卷之十一

匹夫匹婦心合而爲神

光武不可及

光武禁上書言聖

容星論

卓茂爲密令

君子無取曲意矯情

漢李忠格殺寵弟

漢李善蒼頭

殊勳卓行皆長顏

瘦羊博士

周黨報仇

郅惲何顛不肯死友

丁鴻求仁服義

虞氏祖孫材性實異

朱子有言天生天殺

陳忠奏獄代死聽

漢尚書即過誤可貴

吳恢蕭廩二子之諫信是卓識

承宮名播匈奴

馬季長非終身富貴不可

酷吏傳王吉

陳太丘賈新息二事甚類

陳太丘不禁民訟 一事誣吾太丘

或問蘇不韋之事何如

文季爲南陽郡吏 劉季陵清高士

袁安未嘗以贓罪鞠人

俊臣說經以逢君惡曲士棄禮以逃世患

徐孺子吊郭有道毋喪

郭有道過茅容氏

張奐深病爲節所賣

范滂不謝霍詡

趙包殺母論

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

李信於禮可無遺憾

管寧去中國居遼

管寧大慚牛主

王子廉獨行

蔡邕得論衡考

讀蔡中郎集

蔡邕名世逸材

卷之十二

興大事在膽弘大業在量

孔明王佐材

曹操以畢諶爲別駕

羽性矜伎上人

孔明廼心帝室之胃

兩賢將相敵則主之能用賢者勝

昭烈馮凡之言

孫策先主指歸異同

後主庶幾文帝之風

荀文若材似子房

張掖郡涌石負圖

晉書何以存法戒於后世

卷之十三



魏武養狼以遺世患

司馬昭不居一字虛美以示讓

阮藉被後人刻畫太過

阮藉有用世志 阮藉酒狂

百姓有訟官長者 四公不及龔勝辛勉

王祥馮道不拜之節安在

觀人之大莫尚於氣節心術

王裒行介不交於世

玉偉元方孔門原柴

王裒不仕晉

稽紹仕晉

稽紹忠奉父讐

晉隱逸傳范粲

晉武權從漢武之制

晉武問曹志六代論

羊祜非純臣

羊祜密啟留兗

羊祜傳有善相墓者

羊祜取弟子伊爲子

郭景純葬書考

苟晞殺弟

西晉末詔

張斐立閭主兇后之朝

周仁作之於王導

王應王含

王式虧損世教

王道陳高貴鄉公事

蘇峻之平以溫嶠

王懷祖受職不爲虛讓

桓溫欲移鍾簷

桓溫將廢西海公

史亦近誣乎幼子

謝安命駕圍棋

安石量以濟其謀

安石所以待敵者豫

王羲之非無意當世

殷洪喬不爲致書郵

王猛擬孔明

蝗盡幽州之境

卷之十四

有富貴不如貧賤壽考不如夭逝者

南宋失刑郭世通坎子爲孝 陶季直操識正

吉翰故殺典籤 吉翰刑政類橫

南宋北魏兩事皆經母子祖孫之變

梁吉玢辱舉因父取名

北史甄密盡財贖蘇良於賦中

魏崔亮停年格論 寇雋高行

李士謙善談玄理 長恭贖貨自穢

李安不忠不孝

許善心以陳亡之術施諸隋下

薛道衡好盡言於亂世

四事皆人所難

卷之十五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

朝士有不願爲忠臣之說

古有將相兼材者

唐太宗從上皇置酒未央宮

太宗絕婚薛延陀

裴韓雅量

二宗猥用大臣而苛錄小過

或問唐太宗賜絹以辱賊吏

唐相房杜姚宋

委師德賢于曹參

李世勣有子

尚論人物當觀其明志大節

蘇良嗣二事皆人臣所難

狄仁傑爲知頓使

王方慶梁公之亞

寮友誼均兄弟

李昭德蓋古之大臣

樞機論三教珠英南郊賦

何易于調雜江 徐有功橋平

亦士孫瑞推功不侯之意

姚崇奏請除蝗 劉禹錫非篤論

張九臯有媿乃昆 韓休負帝

三事先后皆開元時

二子鼯鼠 賀季真以宅爲千秋觀

卷之十六

張瑄琇爲父報讐 唐玄宗西幸

玄宗阿保祿山 玄宗何有於兄弟

郭公盛德務欲成人之美

東坡薄待子儀

令公夫易可及

郭狄二公易地皆然

郭子儀奏一縣官不報

楊綰易名文貞

常袞欲辭堂封

懷恩有母懷光有子

盧杞爲魏州刺史

權之一字宣公卓契其儀

杜黃瓌清儉一德孚於內外

魚朝恩服子儀爲長者



平淮蔡韓愈歸功裴度

錢徽不發宰相私書

柔立張泌君子忘怨

上官請囚以兌父

子於父母氣常相通

卷之十七

栖墊虞卿其奸一

杜悰保全大臣

史臣隨宰相入侍

金鑑卷之十八  
目録  
課君惟以理義為之斷

生死輪迴之說不可信

鄭肇知幾遠害

盧攜請討黃巢

杜曉不全忠孝

張昭能成張憲之節

楊涉父子猶勝蘓循楷

朱全昱戒唐之非

李德裕愛平泉山蒼石

竇儀急圖相位

卷之十八

宋太祖謂曹彬不欺其主

范質借其欠周世宗一死

太祖分刺史節鎮宰相權

權

始置參知政事

趙普晚年手不釋卷

使還與卿王溥官職

學士果神明

李文靖直聖人

寇公門生三策

欽若亦可謂有君子之功

馮拯雖謂之君子亦可

思卿甚故不朝服見卿

三臣所執有大臣之節

始悟程文簡之卓識

祈禱非迤所宜

王博文請解官持改適毋服

本朝第一人

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之

宋人品相業之優曰韓范

韓魏公諫藁七十餘章集爲三卷

鄒浩以焚諫草致禍

兩公各以道德經詎抗顏人師

首級之賞願一切寢罷

富鄭公奉使契丹

富公弼蚤有公輔之望

宋世言韓公執政三世或病其專

司馬溫公以爲禮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

程琳敏厲深嚴長於政事

王陶論韓公不爲負韓公

卷之十九

二先生之造詣不同

尹洙源兄弟俱有時名

古士大夫以德業相觀法相勸勉

王荆公恠於改過而果於自用

荆公自知曾不如其知人

荆公醫論其有感於醫國

東坡醫論蓋懲荆舒

狄棐名士

二公議可謂切中事情而當於禮

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

先後評司馬公豈要下一語

杲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材

世有不求之士有非常之士

今先達寧爲孔光陳寵后進當爲徐孺子劉

元城

元城劉氏師事溫公 溫公不信於弟與子

六公之言識體要

報知己者其道顧豈出此

心存誠敬之言不可易

皆虞虞孟氏之家法

人殺其子豈復有人理

自劾乃所以自鬻

胡叔獻不信神異

何許大事而可以倉卒誣人

曲端王庶之不相能

馬伸之志績白則檜之奸狀益著

兩間合而宋事不可復爲

胡忠簡論王倫秦檜劄子並出范公璿筆



岳飛才不止為將

高宗殺當事敢言之臣

善惡之報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

檜亦自以妬婦殄絕其家

### 卷之二十

當時已有公論

朱子按唐仲友事

繼母已更嫁而猶曰子母者楊敬仲之過

先生之文宜無以更此

趙彥遠生朝必哭於廟

天下可幾大乎

此兩節最足以悼彝倫正風俗

豈有朱晦庵翁孫失節者

元勿殺文丞相丞相可以無死

許文正蓋有江漢之思

許衡慨然以道爲己任

董尚書眞不虛俸祿者

彼同僚言譬自不類

寧使有不盡之法毋寧使無不盡之情

元人楊奐作鄆國夫人殿紀

吾屬宜各悉乃心慎言所事

誤可原盜不可原

林諫偕其子隨元主北去

後生搥筆論人無宜造次

中篇

卷之二十一

女媧非婦人名

堯典九族考

上古簡質有名無諱

許由 巢父池主

人死則魂升於天魄降於地

後人因謂鯀與舜禹同在祀典

鯀非誅死

或曰禹知鯀不能治水何以不諫

舉共工在四岳舉鯀治水之前

語類謂砥柱銘上是有箇文字上說得



呂刑顯爲祥刑而言

管子論民毋大過上毋赦

古人見其君父則稱壽

宋伐杞狄伐邢桓公弗救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至六月雨

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

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名實過爽曰繆

晉文赦里見須斬顛頡

楚賢相稱尹令子文孫叔敖

孫叔敖諸葛孔明稱其賢

楚子聞令尹子文之貧

兩書皆紀荀吳伐鼓而稍異

子貢贖人而辭不受金

魯公甫文伯卒而後宮爲之自縊而從者二

八

子罕相宋

季札觀樂

吳伐越越伐吳各入其地窮追以及其國

卷之二十二

孔門三世出妻

孔子嘗許伯魚喪其出母

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無服

胡致堂本生母歿亦不解官持服

王元感著論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

或問喪畢之月過有閏焉則如之何

宋孫冲舉明經嘗併喪父母議服

庶子爲其母雖母在皆得以終喪三年

雜記三年之喪或遺之酒肉則如之何



徐孝廉漢書傳尤長於傳會

嫡母在庶子為生母三年服 居服不飲酒

居喪讀書不習業 諸史書起服考

士人遭祖父母喪不得應舉

後漢晉魏畢竟風俗近古

晉猶謹嚴禮教 宋黜名教罪人

禮女子嫁服其夫斬而降其父母朞

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之父母死壻之父

毋死則如之何

取女者吉日而女死如何 禮嫂叔不通問  
禮爲舊君有服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  
曲禮哭日不歌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日不歌樂飲酒 大臣喪與遇后喪同  
宋重大臣之喪 歌哭不同日爲是  
弔賀不可同日

曲禮君子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大宗小宗

宗法立則甚重大宗

庶支不主祭

合奠墓左

朱子謂古者男女皆有尸 祭以主用木

卷之二十三

春秋列傳體則太史事采語傳

漢儒不知書本百篇

越絕書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

易豚魚鬼方考

記有雜引易文與今易異者 變化二字考

坊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解與中庸義同

蒲人要盟程子遺書內有兩段議論不同

九夷 七人 夷居夷侯 齋必變食考

有神當云神在何煩如字

犬馬譬人子之養其親者非指言親

坐客有談孔子無兄者 微生高

顏淵伯魚之死 曾子問可謂博學明辨

時有雨子羔則可豈以牛耕或未見於春秋  
史魚祝鮀較然兩人

厩焚孔子之家厩 升車正立

送民 蕭牆 執鞭

三歸

三讓

食酒

孟子語簡而意具

少艾

都鄙

簿今手版

置郵

孟仲子

告子非名不害 告子名勝 世人言謚曰聃

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

馬以糞

左契右契

仁而有禮若叔子兼之

後門考

鉅子墨之精於其道者之稱

荀卿非墨氏之薄葬

荀子以善爲僞

饑餓字考

卷之二十四

前後母兄弟爭相爲死

魯義姑得弗忝爲慈母

杞梁考

青井何以死

吳起立信

隋高祖其言王者

左氏以無戎之城擬之無喪之感

一術用之而輒勝

古法可一不可再

頗與奢異議而奢成功二母知子抑知將

臣見君呼萬歲

人心欲觀亡秦故駕其詞

忠正之臣有名湮滅於國史而塵託於它書者

今世但知指鹿事

操懿莽溫而晏若固有

沈約何以獨網羅得失

亦足以發明高祖之少恩

呂氏禪高祖之闕

世傳陳平之無行

絳灌或諷平

鐵崖之論有所自

張子房非儒者

四皓不如淮南一老

太史公謂周勃安劉雖伊周何加

文人以筆墨滑稽

褚少孫作滑稽之語六章

古者婦人無爵

呂太后以魯元公主女爲孝惠帝后

尚論人主於三代之下必以漢文帝爲賢



申屠嘉有古大臣之烈

先儒以爲變之未善

董仲舒曰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曰人主  
病不廣大

公孫弘脫粟布被

謂石慶澣衣周仁爲垢汙

公主夫事其奴且姑其婢

始作備者宴敬之罪

文人議論鮮徵於事實

漢唐宋三事乃適相類

已立后刑人家此語安可復出

疏廣疏受

兩事可謂百世法

丙吉廓大納人過

黃霸材長於治民

王褒守道不終

漢諸儒專門談經

君子謂數公之教爲遠

劉向繆論

神羞非分之祭

孔光削草

杜欽谷永俱爲王氏死容

四父奸賊而其女皆立節皎然

人知惡做官貪財不知一愛做官其貪論甚

揚雄投閣亦死

陳咸漢臚

古人交誼不輕

漢士尊隆舉主

師友間趨向如此

二子卓於樹立

元咨重玄屬以道計

梁商翕然稱爲良輔

兩人皆目不知書

王成朱震全孤

陳仲弓吊張讓

兩孝廉皆義士

史家一字爲褒貶

三子不過其姊之食

穆不得獨爲君子

范丹不受遺麥

德操過與市

豎儒欲以孝經滅賊

四君割情舉義

蔡邕無子 兩說並虛

卷之二十五

蜀漢三傑

劉備名字已在天下

劉表託國於備

刺客考

拜官考史殆兩義

孔明治蜀

蜀晉二事正相類

陳壽傳亮將略非所長

曹嵩避難瑯琊爲陶謙所殺

曹瞞欺天罔人

老瞞諱敗

操置發丘中即將摸金校尉

何晏忠孝

小人害君子術不一端而可畏

惇死恨不早勸曹操之篡雲死願及見蕭衍  
之篡

曹植庶幾有仲雍之志

司馬懿稱疾不與政事

王祥遺命諱其所闕

王祥不忠馮道無耻

阮嗣宗勸受九錫一牋深可毋作

李密初忿躁競

士衡猶爲有禮

羊祜杜預

羊祜盛德遠逝

唐彬

人之驕奢豪貴乃有至於是者

何夔履正

何曾任愷日食萬錢

好財好屐

豪傑之士耻言財

晉世賄賂滋張

古人守清以慎

古人不容易拜人亦不容易受人之拜

兩人不信天道獨不徵人事

惜哉倫非其人

華廙守道

賈克秦檜無子

庾亮一事賢於孔明

古人權以應變類此

術家應乃若此

景純知數不知理

術者之說何啻百家

稱是陳太丘女

劉遐妻朱序母皆將材

郭攸棄子

兇逆氣類相慕尚

死而靈威震於隔代

良將因敵設知事適相值

金華子  
目錄  
三十一  
鳴鼓鳴角皆誤而成敗絕

半渡而擊此兵筭

老嫗亦關其象

昭明太子淵明傳

世俗雖賢者不免

卷之二十六

劉穆之愧懼

宋祖賜謝莊寶劍

兩人代其君文姬

書此足厲薄俗

四君倉卒遇夜出奇

兩公風格嚴挺

蔡氏江左禮門

言介言惠

庾仲文好潔



好積聚而鄙吝者摘書爲戒

豎儒一身不自樹立

君子去利以售盜賊之貪心奚居

如續乃真不慧者 到漑風致足尚

三事足以省顏俗 此格前固有之 師道之辱

北魏高祖遠過漢景魏帝

置樓懸鼓自李宗始 古人不造謝舉主

義孝 天為妻斬衰 父為子割股 懷磚之俗昔號難治

東魏楊氏法門華俗 父兄子弟相成

人子之事父母當何所不至

此老真不媿乃姓 李萬歲射石入簇

真帝王之盛德

善刼臣下名者周宣齊文宣

讀魏徵隋書 隋書孝義傳首列陸彥師

廼知德行氣節猶是兩事

同傳而自相牴牾 李士謙刑罰論

婦事舅姑舅有殺其父者如之何

許善心以不謁贊被殺

卷之二十七

二公取信於父子之間 無逸不得稱孝

子報父讐有幸不幸

元吉心事當時固已言之

倭人之難遠如此

將服人心徃徃假一事以見神異

巢刺王妃在何有於廬江

馬周焚章奏 唐相房杜姚宋後皆不振

徐敬業駱賓王皆逝于禿

仁傑不願知諳者名

十四歲女子造語驚人若此

桓袁爭取楊嶠爲御史

君子傷二子不得爲緹榮吉頊不能爲吉玠

隨駕隱士

郭山憚名玷儒學

舊有配戶和市法

父子濟美之難

豫寬不撼不屈安在

房李爲相不務徇天下之公

李光弼有愧子儀

子儀殺張曇

光弼知軍不知禮

盧奕死忠

甄濟不受僞職

杜老麗人行

是嘗傷於虎語

杜陵何獨於太白數數然

士斌胸中無數卷

直帝王之言

卷之二十八

李公父子潛德至行 李揆建議挺正

惟御史不當使宰相自擇

陸贄清慎太過

韋澳願公無權

政之寬猛隨地而異 裴范家法

盧坦救荒兩事為後世法

宦者掌財利與民市非任 退之二鳥賦有所諷

退之送鄭尚書赴南海詩

文章之作其可不慎

原歸盤公始音甚美

韓湘考 世稱元白

後唐明宗庶幾有堯舜官天下之心

裴休異乎范石兩公

有唐元宗賞花釣魚

南唐元宗時多健令

漸高以賢隱於伶

歐史所以獨粹專美

宋事慘過於石晉

楊升庵好詆斥六一作冊鉛錄

卷之二十九

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

溫叟內行淳至亦何俟此

文清之言足破萬世之惑 趙普陰謀害諸王  
古來如王嗣宗亦復不少

小臣妄言不罪 太宗盛德有愧乃兄

宋世守令以格外行事

忠定清獻未免剛制 范文正寄詩介之

世人評詩好穿鑿附會

寇準溫仲舒用搏擊取貴位

世多厚誣寇萊公

唐肅與丁晉公爲益友



卷之三十

梁灝考

宋世三元不止三人

宋世祖孫父子兄弟狀元六家

張忠定詠嘗謂吾榜中得人甚多

本朝分三卷取士昉此

張師德爲王旦所惜 張師德不謁王旦

宋制臺諫官不得徃來相見

宋世宰相執政未有兼東宮職者

程子謂向敏中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

王欽若攘善推惡

宋史新編不能刊正斯繆

狄青知有孫歆李順事 史不載孫威平南功

存中輕信傳聞而好語怪

陳烈行怪多偽 忠獻論確

文忠內制集序 天子臨軒何嫌可遠

李淑奏宋郊姓符國號各應郊天

卷之三十一

觀其繩退之之明例其他皆無決然

王荆公心慕周茂叔

遠俟人豈易然

二公肯爲楊雄馮道不

觀二詞二公之志何如

安石乃以孔子讓其兒

取兩人姓寓風刺

馮京父商考

宋史袁韶事與鶴林玉露馮商事正類

三人皆登第後娶瞽女

三公不欲居受人官職

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

司馬公無后

頴昌先後兩覩此盛事

石佛自是不復有光

程氏語納拜之禮不可容易

呂惠卿正叔猶不欲掩其材

淮陰義婦社神烈婦

徐節孝呂東萊兩公議論古人一事

禁及聖經諱嫌字

市北珠事具宋史不甚顯而關係甚大

龜山此言平日得力處在此失足處亦在此

雨工愚知千里

蔡蕤不敢以族父事京

李太伯進孟子於孔子

呂祉此論獨公

汪藻無學術操行乃爾

汪藻請宰相監修國史

汪藻上疏詆中興諸將

曲端殺叔

宋殺岳飛金人酌酒慶賀

秦檜舞權逞私雖小必用

秦檜死怪中國無復有如檜者

万俟卨首希檜上且殺飛

穢塚

先此固有訟朱子於蘇王議論問者

世言惟儉養廉

卷之三十二

金之種類出生女直

金國建號取此兩議

五

胡婦乃能以廉相其夫

褚承亮不愧管寧陶潛

高汝礪知體

學者稱爲江漢先生

劉靜修言之不置

二公於後世公論何如

元君臣崇尚如此

葉李留夢炎優劣

希憲君臣間昌言正直  
世傑不應洪範招

元遺山金士頌袖言定不誣

王著無五子之憾

夷狄雲用中國如此

高源事與本朝辭夫子類

下篇

卷之三十三

古禮類

古人席地而坐

古人跪坐于地

授坐不立

古者婦人拜禮



古今婦人拜禮

母敬子初冠

答拜不是交拜

九拜之名

主客左右禮

主客東西之位

將相東向臨下

乘車尚左

將相稱至尊

官府皆名曰寺

后朝殿宮都鹵簿

璽書勅奏命大行陵

諒闇至尊萬歲皆通稱

天王天子

後世以父呼臣下

莊公稱悝叔舅

帝父稱太上皇

公相相公之稱

上柱國為人臣極階 縣令長之異  
大人長者之稱

卷之三十四

稱名類

稱翁不可不慎

父公祖太公

叔侄稱父子

侄對姑之稱

異姓之稱謂之外

舅姑嫂妹

古人遺逸名字

參騫軻之義

與惡同名被累

陸價張俊名誤

張懿李賀以姓名見傾 王莽禁複名

祖孫世遠同名不害 史記諱談字

兄弟多取偏旁相近 後世取名多諱

劉徐謝諱嫌太過 袁粲改祖命名

李瑗改名綱 劉湛張稷名子

師道至今幾變 史多遺人之字

父母字其子 薄俗父敬其子

名同前賢 前臣不必名於君前

名溢若前定 後世自侈徽號

寺人得謚之始

揚揚異姓

不識姓中字

嚴叶韻作莊

薛瑣音義

鑿齒黃目

辯歐陽修名字

訂東坡老泉號

卷之三十五

古禮類

王齋日三舉

六十閉房

養老免其征繇

君祭時臣卒

家臣曰僕

刑人于市

禮刑所用

黥刑塗於墨

古者兵刑問官

改太倉曰如京

漢法猶有泉府遺意

金有五名

古今金銀珠玉異用

黃金斤鎰之數

漢時黃金猶多

金有十四十九種

銅亦為兵器

皮革鉄革之制

古者冑亦用革

劈紙為鎧

比甲之衣

王侯十二而冠

君即位用白帽

士不衣織

唐時婦已纏足

琵琶用皮絃

堯造園棊

象山好園棊

卷之三十一

考古類

以年號為州郡名 三楚三吳

荆楚一物 楚王族百姓

池魚林木 宋之四京

漢前會稽屬吳 管仲越人

會稽鏡湖 秦五大夫會稽五夫

謝安墓改葬長興縣 客作二字甚古

北人儉父

書麓書厨

誰校書

李與理通

分種割席

因病曰瘦

奴僂隨罪輕重

一二三四字体

三尺法

巨萬即萬萬

卷之三十七

象數祠祀類

三統

閏月聽政

干支

五夜五更

五更鼓外有六更

冬至夏至俱曰日長至

龜策阿黨可罪

八蜡

城隍出處

祭啓聖及孔子不同日

江南之衡山即霍山非江北天柱山

北嶽今在大同府渾源州

天子宜拜岳瀆

楚人祀申包胥非祀伍子胥 玉女出處

配食縣社 立祠以子孫賢愚為興廢



飲飛是荆勇士名非官名

州縣土地祠不是剽賊官皮場

卷之三十八

仙枝雜異類

羿妻是純狐非嫦娥

月中娑婆樹是娑羅樹

林甫夏竦俱列仙籍 仙貴絕累

仁宗非神仙降生 王梅溪非嚴伯後身

李老即稽康後身 醫能濟人

季主君平隱於卜筮

君平耿玄不妄言吉凶

相貌不足盡憑 一相三四宰相

當富貴雖困阨不死 笏有相亦無相

數逢三逢五俱吉 生卒年月日俱同

夢不可言 張栻薛瑄生死厥狀相同可

照鏡不見頭面 忠貞血跡俱不滅

飯黍變化為凶兆 猫鼠相乳

舞象馴猿知義 烏城蟻樹竊之象

蒼蠅報赦

國瑞民孽

白兔不閔人祥

蛟龍多變化

五色大鳥焦鼓山

卷之三十九

雜異類

異人日中無影

生死壽天天所命

南方老人

蚤衰亡亦有種

髮早白亦壽

林英老而不衰

閹宦復生陽氣

死屍復還魂

死屍無飛去理

婦人生髭

女詭男服

大賢不忘情身後名

鬼亦愛名

真德秀夢卜功名

見天門開

夢之應各以其人事

禍至夢驗

精神有時出入

創業君欲子孫世守

康王夢天狼降宮

二司同夢別胡公

九里湖夢

中由天定亦係人事

神附女子

妾屈死為祟

卷之四十

忌諱類

禍幾各有先兆

勝負不在播節之兆

熒惑守心

仁宗破陰陽拘忌之惑

上官忌三五九月

納后受禪忌九五月

忌日忌月

頌赦而帝疾瘳

富貴由命

景濂利用禍福甚奇

人生死皆有命

孟觀熙光知天不知人

袁氏祥禍非閔葬地

羊祜鑿祖墓

風水惑人營福停柩 居宅有常凶者

人死躲殺之俗非經 事有前定不可逃者

禮闈火焦狀元焦試官 張竦思古拘日

吳雄趙興不避凶忌

卷之四十一

雜言類

許由棄瓢

題彭祖觀井圖

季札解劍掛墓

徐嗣君不欺父

休類貪生

小人道消道憂

封口齟指

人褻者易溺

傑亡夏胡亡秦

火浣布吉尤裘

知禮不言

齊宣誇用強弓

宋殺報實之使

賞罰在當順性公人

記功忘罪

漢詐降楚

義帝有帝王畧

漢元唐德誅正信邪

王庾禍晉張胡亡漢

賈翊懷思倡禍養亂

陳思艱貞懷愍晦明

鄭莊秦王志戍弟兄

太宗延問京官

僧道拜父母

罷倡黜僧

禁僧及闍

諫官風聞言事

唐政急欲厚歛

宋重民牧

仁宗能君微宗不能

名相不結宦妃

相如因宦考進

漢武用人不遺

布被警枕

衛青容賢

定國不許邑子於翁歸

卓茂忠哲

陳寔受侯托弔張喪

張綱剪兇活民

曹操借漢服敵

王導諱節

阮謝不節



庾陶郭李殉國

謝孟何有桓桓

杜壬不諂

李藩批勅塗詔

李沆易于楚詔

何任清簡

御史諫捕虎養狗

御史不預妓宴

顧佐諫罷女妓

呂文起用直臣

折枝避蟻

宋人輕武臣

王狄皆相材

王將陣亡誅及從兵

蔣周風雨必記

荒歲听民他遷

甲寅京師大饑疫

甲寅水災

金昌二  
卷之二  
救溺得子棄溺殺妻

卷之四十二

雜言類

計史以廉

楊震胡質之清

去官留犢

袁安不鞠吏姪

清能吏多酷

夷商之姦

墨子遠情逢君

樂死樂貧

傲上趨勢皆非

陳蕃設榻

度尚禮淳于翼

孟嘗隱處窮澤

王充寄班固

漢季上虞多賢

常賈之不撰裴均銘

溫璉不苟銀燈檠

崔稅誤取孔英

張養浩不受進士謝

登第讓賢

廉不受餽

爭名利於朝市

公輸以母嘗巧

史記慎書堯前事

學猶飲河

不常以亂臣作春亂

西門豹非滑稽

周室楊雄

荀卿知孔不知孟

蔡邕陳蕃不密取禍

與仁同功同過

不可與言者自誇伐 善處得失

竊財竊美 不登稅者盜土田

國危不事冢宰 荆公不欲士制命

螳螂翳葉可隱形 耳視目食

偽交易變 范胡文有所祖

朱耶赤子 劉昼語本亢倉子

伯彥為文求新 巢由拜馬首

卷之四十三

報私恩者能盡公義 忠韓賊漢

忠臣不事異姓 父子忠邪

盧氏世德祀獨奸邪 子刲股不如女割髮

林攢以孝博名 搏虎救父母 孝感於虎

嫠婦忠節 貞姜伯姬不避水火

二女愛太子 范蠡智不及一婦

妬婦不欲夫富貴 列女取才行高秀者

鍾謝矜才傲夫 翟素烈女

節婦不愧衾影 軍校僧道忠義

脫々尼獨超夷俗

蕭家奴知愛才

二氏恩撫婢僕

王義扞主受刃

園丁蕪潔程僕不欺

女奴存孤

揭容孝德卓然

女奴執燈覓火

三思丁謂不信善人

梁冀蔡京無人倫

小人誤主

鬚有無被誣誤

以小人驅小人

變夷好自誇大

漢唐威行夷狄

金人重司馬輕蔡京

出子歸宗

仁傑有取日功

天地生物之仁

物至小猶有內

俞跗華陀之術

亡妃為秦王病

卷之四十四

辨物類

積和積威

人以其枝為不祥

神奇窮奇

禽稱獸亦稱禽

善為魚者無志為龍

龍首有尺木

燒尾宴

蹶堯佐捕鰐

兔有雌雉

蝗鰐多子

猛獸死有餘威

雉愛尾猩嗜酒

陳鄭化及犬馬

雉耿介守域

珠瓊環又養而成

鷲鳥猛獸舒鴈鳧翠

飽苦不可食

食肉毋食馬肝

南人食蠅

石峽明名腹魚

頻婆果即林檎

竹木相靡

張九齡荔枝賦

癭疾所由

蒙山茶最佳

荀勗識芳心煩

蓴羹鹽豉



金罍子上篇卷之一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六

舜葬  
蒼梧  
平丘

困學記聞家語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爲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攷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按薛氏此說則

家語與孟子兩書記舜卒葬處皆合。其攷据近精而近時燕泉何孟春註家語亦云。國語舜勤事而野死。此云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孟子云卒於鳴條不同。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去蒼梧不甚遠。此家語所謂蒼梧之野。而史記載舜南巡狩崩於蒼梧。葬於江南九嶷。是爲零陵。則司馬子長附會之訛。而啟後學之疑者也。正與薛氏合。攷唐劉知幾史通云。舜典云。五十載。

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婁剗，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復其途。况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盭盭，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

韓子黃陵廟碑亦云：書云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

溺死沅湘之間。今讀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昇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同文也。其下云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爲舜死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則先此唐諸大儒。固已深疑子長之說。特未嘗攷見所謂紀之蒼梧。而併所謂蒼梧者。皆不之甚信耳。及宋司馬溫公。史劄乃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於勤。女惟不怠。總朕師。是以天子爲

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狩。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爲升道南方。巡狩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子獨以爲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固不可據以爲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南耶。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狩爲陟方也。按溫公之言。與韓劉二氏之論同。所謂安知無

中國之蒼梧者固已默會及此而特亦未嘗攷見  
呂氏春秋有以證所謂蒼梧者果在中國而不在  
江南以深明太史公之誣耳或曰然則所謂湘之  
二妃何以解之曰史通詳之而羅氏路史亦有說  
焉史通云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  
傳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僊傳江妃二女  
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  
玉版曰帝堯二女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問  
博士曰此何神對曰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

女傳。二妃死於江湘之間。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慮妃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其義可知。且帝者之后。配靈神祇。何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斯不然矣。原其致繆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而路史則云。舜三妃。娥。育。無子。先帝而死。葬於陳蒼。

育卽娥。皇漢志。

陳蒼有黃帝孫舜妻育冢

女瑩生義鈞而封於商

故女英之冢在商

事見劉禹錫嘉話廣記書

禹爲

天下帝之諸子分適他國。其之巴陵者。登北氏蓋從之。故其墓在巴陵。而登北氏二女曰雷明曰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爲湘之神。蓋登北氏旣從徙巴陵。則其二女理應在焉。故得爲湘夫人。而其光照於百里。是皆可得而攷者。胡自紛紛而爭爲堯之二女乎。是同是帝女。劉氏則以爲天之二女。羅氏則以爲舜之二女。皆不可知。而有以明湘



之君夫人必非堯女舜妻則可知也。

近讀謝靈運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北渡黎陽津南登紀鄆城注

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

也則南中亦自有紀終不可曉可馬溫公詩云虞

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

張文潛詩云重瞻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

旁灑淚留叢筠

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  
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

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臣下之義也。按書有苗弗率。舜咨禹徂征。益贊於禹。禹則班師。韓氏疏繆。無足庸辨。第其所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本出於記禮者之言。虞夏之世。君臣之交。可否之際。唯有都喻吁咈。昌言直弼。未遠有此婉媚之習也。且亦必待人君自有其過。幾爛勢流。不可撲遏。不得已姑引之自歸。寧詭天下之咎於其身。至所以替否糾違。矯君之非。義自不廢。豈君本無

過無事。輕造不韙之端。簧鼓於其側。幾君之不我從。以爲之德如此。則周秦以來。往往人臣道其君以齋祠神僊。土木斂權。干戈誅殺。亡所不至。而皆藉口於是。曰。吾將自予以過。而惟君之擇之也。幸而君之不從。則號於人曰。吾志也。已足以謝過於天下。不幸而其君之遂從之。則殃民毒國。且波及後世。是則所謂逢君之惡。而人臣亦自以其身。犯天下之大僂。又豈特爲君受過而已耶。其漸亦使世之昏君。盡疑其臣。以賣直沽名。亟誅天下之異。

意者以盈其惡而又何以禦之。夫物也。予此則奪彼矣。故廉辨之士率宜有讓。此仁義人皆得有之。故當仁則弟不讓於師。當不義則子可爭之父。臣可爭之君。何則。明良之會。使臣主兼榮。豈必過當在其臣。而後善始歸於其君也。且夫人臣之道。止於陳善閉邪。夫道以不善之足以彰君之德。說若道之以善。足以成君之德。之爲宜明懿美也耶。

後魏高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嘗嘆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時。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

有利之餘。况凡人能無咎乎。宋人眉山史繩祖有曰。唐虞大臣。稷契臯陶。稷以播時百穀。蒸民乃粒。而後世通祀。以配后土之社。至其子孫。本支百世。而繼世以有天下。又篤生文王周公。傳聖道於天下。後世遂郊祀后稷以配天。蓋教民稼穡。功用之報如此。契以敬敷五教。使百姓親而五品。遜是生成湯。以有天下。凡六百年。又篤生孔子。傳道萬世。爲斯文宗主。此敷教之功用也。至淑問如臯陶。然以明刑弼教。而後世卒不能有天下。左傳又載

臯陶庭堅之不祀。則以刑名絕世。雖臯陶尚爾。况  
不臯陶若者乎。是亦允之遺旨也。予以爲刑與天  
地竝立。决無可廢之理。而如臯陶爲士。以欽恤明  
刑。以哀矜折獄。則好生之德。洽乎民心。式敬之風  
長乎王國。况其家乎。若止以報應之理言。漢于公  
縣之獄吏郡决曹也。决獄平不寃。且高閭以待子  
孫之興。而厥子定國。孫永。果官至丞相御史。封侯  
傳世。况臯陶之淑問乎。呂刑苗民弗用。靈作五虐  
之刑。殺慘亡辜。帝用遏絕。無世在下。盖報虐以威。

則然若使臯陶之明刑弼教而亦不免於絕世與  
苗民同誅尚得爲有天道乎且如杜周張湯爲漢  
酷吏而俱有良子孫爵位通顯作史者謂雖元功  
儒林之後莫能及然則天何報施酷吏之厚而貽  
聖人之烈也反不益爲冠虎傅翼乎夫臯陶之不  
祀未定然也春秋時臧文仲偶有感於英蓼之亡  
而云然臯陶之後不盡英蓼而蓼雖亡國未必滅  
宗如英布固黥也商周之子孫千億豈無一人胥  
靡者獨黥而王廼爲厥祖之餘燾耶尋允之旨蓋

將以刑爲廢而可。攷允傳允性好佛。幼嘗爲沙門。然則固慈悲不殺之宗旨也。而史氏者。偶說其言。遂傳而爲之說。亦殆於弗之察矣。

益稷篇。帝拜曰。俞往欽哉。林氏謂禮君於臣則無咎拜。然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義。所以尊師重道也。舜豈以師傅之禮待臯陶與。此不入蔡傳。而真西山讀書記取之。然誤矣。按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謂臣見君之拜。臯陶所以稽首颺言也。一曰空首。則君答臣之拜。又一曰奇拜。則



君答臣止一拜。所謂帝拜曰者，蓋卽空首拜奇拜也。記稽首然後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又曰：大夫見於君，國君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是古者臣見於君而君不答其拜者，惟士爲然。以其賤故耳。若卿大夫則未有不答其拜者。舜固未嘗以師傅待臯陶，而亦不容待之。以士則其因拜而答者，固君臣間常禮。惟太甲於伊尹，成士於周公，皆常拜手稽首，蓋臣之所以見於君，而君以此施之於臣，所以爲尊師重道而

非舜拜臯陶之比也

湯七年旱不著見於書。它亡徵信焉。殆傳者妄也。至乃云桑林之禱。迂則大甚。以人禱亡國之妖言也。一鄴吏辨之。而湯信耶。剪髮攬瓜。嬰之白茅。犧其身。若之何。躬不情之謫。以欺天也。又稱禱乃大雨。歲則大熟。天下謹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則非夫湯旱也。禱七年而雨耶。旱七年而禱耶。禱七年而雨。天棄湯也。旱七年而禱。湯棄天也。夫洛圻川竭已。亦豈一雨所能救哉。七年之旱。而始有

省過之詞。一禱之應。而輒有象成之樂。克謹天戒。檢身若不及者。烏有也。曰然則何如。曰後世以水旱堯湯儷言。早有亡不可知。或湯在位三十祀而旱之爲年者七焉。以七年之旱。軼見於三十祀之中。而其旱也。亦適止乎一方。非連七年旱。亦非舉四方皆旱。如傳記所云也。若連七年旱。而以四方卽所謂煎沙爛石。信不虛矣。烏百穀有留種。生民有遺育哉。雖莊山之金。能食人乎。以魯僖公之憂民。而厯有可閔之歲。梁惠王之用心。尚有可移之

粟不意天之絕湯。乃至斯極也。曰若然則水旱怨  
咨亦常事。後世亦曷異而稱之。曰以爲聖人在上  
當雨暘時若。而值此故異之也。曰以爲祭之餘烈  
則何如。曰諺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矣。夫祭烈也  
從而湯。天道乎。武王之伐紂也。師興之日而雨。乃  
紂獨無餘烈乎。曰然則所謂桑林之禱者何如。曰  
禱也。古者禱雨必有處。桑林蓋湯之所以禱雨與  
聖人視天下。若痒疴疾痛之在吾身。故一方旱則  
禱之。一年旱則禱之。謂旱之七年而始禱。又犧其

友 季歷

友 泰伯

身。若是之矯誣。則吾不然之矣。

桀爲暴而湯伐之。循跡而言。是篡也。而書稱湯曰爲下克忠。泰伯旣逃。而王季代之。循跡而言。是攘也。而詩稱季曰因心則友。則友其兄湯之忠。季歷之友於其跡之外觀之。

仲雍裸而之荆。因俗也。夫曰賢者。固同俗與。曰四方習之。百年乘之。非一人之化也。非一時之積也。詵異諸曰泰伯端委而治吳。不然乎。曰何必伯也。雖仲亦然。曰惡在其裸也。曰始二子之至自周也。蓋

荆吳之人人之已而荆吳之人君之人之故先因其質君之故宜廸以文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

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

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

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

之子不可立妾之子紂故為後呂氏曰用法若此

不若無法予謂此太史乃亂也何法之有法云有

妾而妻者雖紂之母固妾也何嫡庶之差之有古

太史  
據法  
爭立

之立子也。有嫡立嫡。無嫡立庶。庶鈞立賢。賢鈞立長。以長以賢。孰啟之。殆紂父不可謂不知子也。而卒奪於匹夫之讒言。以立惡而覆其宗。契與成湯之不祀。忽諸哀哉。

箕子之陳。洪範也。穎濱蘇氏論之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昇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斯論也。近是而非。道者何。當然而已。使武王以其不

道貪商而奄取之。則箕子卽以死爲其道。尚何肯  
忍詬改面。覩縷於讐人之前乎。惟其深知武王之  
心。非有利乎彼者。釋然未嘗有讐周之心。而時其  
虛懷訪遠。則固就而盪盪焉。蓋亦以途之人俟武  
王而已矣。必曰意於傳道。而身不可死。武王之賢  
不可失。則忘君事讐。先負不道之辜於我。而又以  
何道授之人耶。道者流行於天地。貫乎古今。未嘗  
以有人而傳。無人而絕。天畀禹鴻範數百年後。至  
箕子而復續。箕子死後。豈必無人。而又何必武王。



哉

紂之暴也。就其可告語。文王外諸侯。且身不免者數矣。而炮烙之刑解焉。惟聖而仁斯行。暴斯化。與或問其事。何如。曰。載記殺矣。將為取裘焉。夫古今一情也。原情以攷其事。則是非省矣。按韓非子說難二篇。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事。舉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知哉。文王。出千里之地。

而得天下之心。韓子曰：仲尼以文王爲知也。不亦過乎？夫知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也，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知，未及此論也。予謂韓非之論是也。其所記文王之事，與仲尼之言則非。夫王以擅兵後土。

得罪於紂勢且叵測。隨井中者矣。雖曰江河溺人  
乎。况所入之地。又非卽還其所。侵以視悔罪之意。  
紂亦未見所以與文王處也。而且趣焉以請解炮  
烙之刑。蓋太師父師從容燕語之所不能得之於  
紂。而方闔門耳戮之罪人爲之。斯豈人情事理乎。  
韓子不深明文王之無是事。與仲尼之非有是言  
也。而累於非聖人惑矣。然其謂收人心而重見疑  
者可謂引繩墨明是非也。若史記則謂崇侯譖西  
伯。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天散宜生之徒謀於呂

型而求有莘氏之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駒。他  
奇恠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乃赦西伯。  
西伯既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  
之。遂賜之弓矢斧鉞。爲西伯與韓異。然亦非何則。  
姜里之囚。非以紂嘗醢九侯。脯鄂侯。而文王聞之。  
嘆耶。彼獨竊嘆也。尚獄矧公。爲人請解炮烙。紂何  
肯但止。王亦何不少懲艾也。且以紂視文王。孰與  
齊襄之田單。漢高之蕭何。田單拯涉也。蕭何請空  
地業民也。二子猶以掠善而招五。過於天下也。忌

七

而幾致之死。况文王當紂時耶。且崇侯方譖其行。仁義而文王爲是。益已疏矣。司馬溫公曰。是正中崇侯虎之說於紂也。然則如之何。曰。其說莫近於呂氏春秋。呂氏春秋曰。文王處岐事紂。寃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故曰。文王知矣。予以爲此一節。特賢於韓非馬遷。其曰寃。

侮雅遜。尤足以槩文王之實。蓋卽易所謂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記所謂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者。紂以此喜。而命爲西伯。且賜之履千里之地。文王不敢受。而因爲民請炮烙之刑。皆事理宜有之。蓋乘紂之不蔽。而以進其忠。正荀卿所謂事暴君者。因其喜而入其道。曲得所謂焉。若如韓非司馬遷之言。則請未必行。紂且嘑矣。是東煜蓋營救火也。且當是時。尺地莫非紂有。文王亦安得地千里而獻之。信矣。二子之繆也。特呂氏所謂

必欲得民心者猶不足。以窺文王之盛德。文王豈  
有一毫傲世之心。志者哉。若曰。務全民命也。全一民  
之命。則足以得千里之地方可。

文王之免於麥里。則闕天散宜生之爲也。或曰。爲人

計免  
文王  
難

臣者。下道以免其君於危。則苟而可與。陳子曰。人  
臣以忠爲其道。夫能忠以免其君。而何苟與。吾聞  
之也。人臣之事君也。猶子之事其父也。爲人子者  
不幸而其父之有過。苟可以全吾父。何弗用也。爲  
人臣者。不幸而其君之有患。苟可以免吾君。則何

弗用也。瞽瞍殺人，臯陶執之。夫臯陶之執之也，則既已離於天子之司敗矣，而舜且勿恤也。竊負而逃，竊負而逃，非天子所以事其父而舜爲之，以救敗也。閔天散宜生之間，以行其賂而免文王於桀也，是亦竊負而逃之辟也。或曰：文王乃亦以幸免難與曰：文王何知焉？閔天散宜生之爲，而紂之出之也，其爲之不知所以爲，而其出之亦不知所以出。幸而出之，而文王固且曰：天王之聖明也，又何怨焉？且吾聞之也。八臣之事君也，猶子之事其父。



也。昔者舜之祗載瞽瞍也。起居飲食未嘗不在側也。索而殺之則不可得。故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孝也。文王之幸免患於紂而受成於二三子之計也是亦大杖則走之辟也。

呂覽周文王使人相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王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又况於人乎？」賈太傅新書云：「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

已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遽以玉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遽以人君禮葬之。吏曰。此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葬之。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柰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槁骨。况於生人乎。蓋二書所記一事。差異如此。然新書繆矣。聖人無夢。夢亦無妄。烏有慨焉。以王禮之葬。許人於恍惚之中。及其覺也。妖夢是踐。而不復以事理自裁。阿鬼以不正之封。罔民以非義之信乎。而不常之云。亦未爲得文王之

蘇武  
王未  
斬紂  
頭懸  
旗

治岐也。猶有政乎。則民之養生送死。自可以無憾。至於力之所不及。則比又使之相保。族又使之相葬也。又安有不衣冠之殮。不封樹之藏乎。而使吏發之。發之而始更葬之。則境內之體。其被文王之澤者亦寡矣。

或曰。史記武王陳師牧野。囚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武王至商。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其事信乎。陳子曰。否。不然。當是時。毒紂之虐。而快於一決者之爲。

是言也。吾聞之也。君子惡惡不惡其身。雖大懟夙怨。死則止矣。此臭腐何知焉。尸而僇之。員也。洩其重寃而爲也。君子猶甚之。武王載其慚德以伐紂。而又其心於燬死之餘乎。夫旗之而鉞之。奚爲哭項祀袁者何也。曰。然則它書之所傳皆誣與。曰。誣也。紂之死。非武王之心也。蓋武王深盪傷焉。故猶以舊君喪禮之。示紂自得罪於天。非有惡於我也。若曰。吾固爲君臣耳。子日之不樂。以謂之疾日。王且慘然若將有終身之喪焉。矧其遺體魄。初王之

始入商也。商容與殷民雜而往觀之。見武王曰。吾  
新君也。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  
色相副。是以知之。夫至於慘死人。非不怒也。王克  
曰。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子惟  
辜。夷憐爾。夫哀而憐之。固武王之心。則夫死而猶  
惡之。而其心焉。後之人將以快紂。而不虞其以蠱  
武王也。或曰。然則武王何以處紂。曰。事無經載矣。  
猶有證焉。賈太傅云。紂將與武王戰。紂陣其卒。左  
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

於寢廟之上。身闔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相與糾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遠蹠之。蹈其腹。蹙其腎。殘其肺。破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提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已。夫紂之死也。武王實使人帷而守之。夫帷而守之。則殯而瘞之。其皆以天子禮焉。固又其事之可推也。

紂子 紂死以卯日。紂死以子日。故子卯不樂。謂之疾日。蓋忌而疾之也。清江敖英曰。子卯不樂。非明王之禮。

也。祭紂以子卯死固可疾。湯武以子卯興獨不可。幸耶。予曰非也。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重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容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祭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此王者之厚也。或曰其殺之而傷之何也。曰殺者獨夫。傷者湯武爲舊君也。湯既放祭。而有慚德焉。眎其獻知其傷也。或曰武王伐商。前歌後舞。非與。曰爲說者。其起於世。

之衰不恡於誣聖人而以行其私也

孔穎達疏云。秦誓武王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

商必克。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

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群

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

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

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

補太公。非實事也。愚按舜典。舜命禹之言曰。朕志

先定。鬼神其依。卜不襲吉。舜之命禹也。成諸志其



揚  
首  
陽

詞昌。先天而天弗違也。武王之伐紂也。依於神。其詞婉。後天而奉天時也。此亦禪讓征誅之別。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不聽。延擗薇首陽山。餓

而死。先儒皆疑之。以今觀之。不特其父死不葬。一

言之繆也。蓋嘗以調之。二子以清聖於天下。故非君

不事。不立於惡人之朝。當紂之時。而居北海之濱。

以待天下之清也。夫其居而以待天下之清也。腥

聞之。紂無復悔禍之期矣。真人應命與天下而共

誅之。將使宇內廓清。穢氛不流。固二子之所以伏

其身而有待也。如之何其非之也。是必胥天下爲  
紂而可耶。非二子之死心矣。古之賢者。誠重其死。  
雖爵於人之本朝。亦其君爲社稷死。則死之也。武  
王入商。而商之元子奔。太師遜。北海之遁夫。迺獨  
枵腹而死。義斯何以哉。且夷與太公同事文王。又  
同爲天下之大老。天子有問。無北面而詔之者也。  
新君行大事。而不卽謀於黃髮。夷固可子然去。就  
謀之。宜以時諍。諍而不聽。則北海之北已矣。今也  
不聞一言。諍之於廷。而顧邀之於路。不救之於帷。

幄密謀之初。而欲力奪之於干戈。倥偬之兵。第不知白旄旣舉。可復偃耶。孟津之會。旣集。可復渙耶。亦不相於機。而空言矣。天下理無二是者也。今一人爲之。是也。而一人非之。又不非也。是理可以二是。而世無一定之執也。武王之舉。爲伐暴而順天。而非之者。不以爲不知天命而妄譏。吾不知也。曰。然則二子之。首陽餓而死也。則何如。曰。二子者。蓋求仁以逃國。違不仁以逃世也。其介絕而不求於人。以時瀕于餓。則有之。未聞其以餓而死也。孔

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而世以爲死也。曰。然則二子固終事武王耶。曰。亦未之前聞也。下荆公曰。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莫不痛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之。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意豈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伯夷乃不與。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荆公持論固多好異。此

天  
齊遜  
國

其言之切理者也。吁。推伯夷惡惡之心。使及武王而事之。又復見紂惡之甚。其君孤竹。當不後八百諸侯。其猶大老於周也。抑豈卜亂臣之下乎。

孤竹二子之遜國也。曰國有中子也。使微仲。墨台氏之鬼。其若敖氏乎。是故君子有達節焉。不可繆以爲經也。於斯時也。伯夷爲不當立。叔齊爲不當復。避曰不違天乎。曰父也者。子天之父之於子也。無適而非命也。父命叔矣。奚違天之有。曰若伯也。何曰叔立而恭尚伯也。若唐明皇之還讓王也。不敢

論比  
干音  
心炎  
齊寫

以其國加焉。又樹伯氏子俾後我。曰國其國也。若  
宋穆公之於與夷也。則父子兄弟全而性得矣。曰  
季歷之不爲叔齊何也。曰叔齊逃。伯夷逃。國有中  
子。爲不亡也。泰伯與仲雍皆之。吳季也在周。夫何  
行而之。

君子以道立命。命由我出。吉凶禍福。天不得而制之。  
比干剝心於殷末。夷齊枵腹于周興。斯豈天能爲  
之耶。按漢徐幹中論曰。所謂禍者。已欲違之。而反  
觸之者也。比干以知其必然。而樂爲焉。天何罪焉。

天雖欲福仁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昇之也。唐皮日休首陽山碑曰：夷齊之死也。太史公以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予謂此二論極精。前人所未發也。

武王夢天與九齡。以告文王。而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二焉。文王九十七

天與  
武王  
九齡

廼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固聖然亦人耳。何道以逆自知其壽且百年。而夢帝與九齡。卽信亦九年耳。何道以知武王之爲九十年。文王旣知壽之且百年。而武王之爲九十年。何道以能自損其三年。以與武王。而以已之百年。爲九十七。卒以武王之九十。爲九十三。孰爲制若長短之命。而得以父子相揖讓乎。武王爲子。亦曷忍挹父之年齡。以自登也。緣記者以武王克殷滅紂。在武王之末年。故傳會爲此。以見其父子。默相付授之意。審若



享帝  
配祖  
考

此則武王伐紂初非天命皆文王全以私智陰謀  
幹旋造化奪改天命以私諸其子而得之耶

易有享帝享上帝之文又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而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正與易合上帝卽昊天上帝蓋以形體言  
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而鄭玄遂有五感生帝  
之說皆巧爲之名以褻侮神天若後世道家拜章  
者繆矣且易旣曰以配祖考亦無必以父配之文  
而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然文王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方其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安在必嚴其父哉且至於成康之世而文王明堂之配實未嘗改故司馬光呂誦謂孝子之心孰不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下此皆不見於經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自非建邦啟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維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

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孔子以  
周公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  
孝以答曾子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  
天然後爲孝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  
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也得其旨矣  
周必大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議曰周公雖攝  
政而王祭則成王王方幼冲故周公參稽古制藏  
事於明堂其曰嚴父者指周公能推本武王之志  
追尊文王之功非謂自主其祭祀也謂周公推本

武王之志追尊文王之功故曰嚴父此句極當

天子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

天子  
以祖

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

太王王季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鄭注謂

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是謂天子不可以諸侯

爲祖父故司馬文正議以爲記禮者深於聖人之

旨失之愚以爲此記禮者未失也注禮者失之耳

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

無爵父之也師丹云尚書舜爲天子瞽

禮爲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命父母嫌於卑  
之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父爲士庶已忽暴  
貴升爲諸侯而忍爲父作謚如是鄙薄父賤不宜  
爲諸侯之父也蓋禮意如此武王爲天子追王曾  
祖祖父如是擅爵命於祖父嫌薄曾祖祖父之爲  
諸侯以已天子之貴臨之故必告於天地天地與  
之告於祖宗祖宗許之然後身率天下諸侯以天  
下之心共尊太王王季文王使若不出於我者正  
不敢以子孫之卑加其祖父耳後世天子崩群臣

咸詣於南郊。稱天以誅之。亦是此義。

史記文王已受命稱王。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而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退而追王太王。王季。王季歷。文王昌。若文王已先自稱王。追王太王。王季。武王何緣更追王乎。中庸則又云。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第不及文王。蓋武王克商。卽王位。固已追尊文王在位二年。未及追王太王。王季。遽崩。故周公輔成王。始克成之。由此觀之。大傳繆。太史

公益繆矣

召棠蔽芾之棠。昔者召公之所爰也。公則已矣。而人猶弗

齊槐

忍拜之。况剪之乎。夫其盛德足以永所思也。齊景公之槐也。嚴刑以禁之。置吏以守之。將使人望而不敢指目焉。而人傷之。夫其空威不足以庇所愛也。故威去無生。君德存無死。君思堯者見於羨。見於牆。而特棠耶。怨禁者喪。又曰。而况槐耶。

元城語錄書傳之間。有大害事者。若上世上年之類。是也。先王之有天下。日慎一日。而惟恐其不終。故

書曰。天難諶命靡常。詩曰。天命靡常。此文武周公之書也。豈有預爲歷世長久之說。以數告子孫。使子孫倚恃天命。恣爲淫虐。而不懼於危亡乎。曰。若是則王孫滿之言妄矣。曰。蓋有說也。當楚子問鼎之時。王室之威不能制也。天子之德莫能懷也。故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且曰。卜世三十年。七百而尚未也。不然則文武周公之志荒矣。馬永鄉因退檢史記。武王滅商。至定王二十世。凡四百二十二年。故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說以辭。楚兵乃去。以



八

信先王之言。而唐孫邵卜世論亦云。帝王囊括宇宙。位重憂崇。非樂兆民之上。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舜禹是也。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佑之。豈非亡窮也哉。何三十世七百年之有。若右其上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戒而盛。帝辛恃瑞而亡。

在此不在彼。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乎。按元城之言。且發聖王不敢預於天命。驕其子孫之意。而孫氏之論。又併明聖王未嘗私以天下擅諸子孫之心。蓋以二者竝觀。而厥誼益盡。元城又因史記設詞一言。而推其當世假天命神告之事。謂非其詞之誠。則尤所謂探本綜實者。

周至穆王降矣。然其去文武成康時。非有幾也。顧其罔命則曰。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蓋時必有鬻爵賣官者。已爲鴻都之漸矣。呂刑則曰。非訖於威。惟訖

仁義  
非行

於富。蓋時必有翫法鬻獄者。已有梗陽之漸矣。

餘冬序錄云。史稱徐偃王行仁義。諸侯歸之。及敗而死。則又曰。吾不忍鬪其民故也。以是世以偃王乃

仁義而亡國者。其信然耶。偃王事詳無所攷。聞之

尸子曰。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

得恠獸者。多列於庭。則知偃王之亡國而喪身。必

它有以致之。非仁義之罪也。始之諸侯有歸之者。

值穆王之西游。而天下適無君耳。非行仁義之所

感也。陳子曰。余暇日攷東漢書。東夷傳。張華博物

志及劉氏通鑑外記徐夷作亂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璜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欲丹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爲天瑞自稱偃王江淮諸侯伏從者三十六國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爲楚所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蓋偃王之事猶有可見者如此徐

僻處要服而偃怙其固陋不賓不王。瞞穆王無道  
武功匪兢乃狡焉啟封疆之思。至率九夷以戰天  
子。此豈溺於仁愛而不忍闔其民者乎。既得王東  
諸侯雄心方大且欲通舟上國。溝而游之。其勢非  
盡得周不肯但止。疲民之力。矯天之命。黷師而不  
自戢。貪王而不知戒。僭王猶夏又不必言。此賊仁  
賊義之極。有一於此。足以爲僂。而况兼之。則其喪  
身亡國。猶有餘罪。固不必它有以致之。而後明其  
非仁義之罪也。平居整鬣爲仁。跂踈爲義。以蠱誘

愚俗獲人廣疆方天子西游存其喘息一日整旅  
徂征將以大國義已非虜力又不敵守死而已乃  
復用其故智。諷然出言曰。吾惟不忍用民以至此  
也。且夫無事則驅民力戰以逞雄貪事亟則恤民  
亡國以行仁義有是理乎。嶠夷之人朴愚易動。靡  
而從之。身死而嗣未滅是有天幸存焉。韓昌黎何  
人。詞其廟碑乃亦曰。婉婉偃王。惟道之躋。以國易  
仁。爲笑于頑。斯何言與。夫國云亡矣。仁乎曷存。智  
猶惑此笑者頑耶。

金罍子上篇卷之一